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二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尋人啓事

王長庚同志（王英傑）

河北安國縣東佛落村人，自四〇年參加冀中二十九團後，至今無音訊，現家中來信找你，望你速給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望告知，信交陝甘寧聯防軍步兵學校寶啓文轉。

寶啓文

趙魚胞妹：

保陝北甘泉人，現年十七歲，原在延安第二保小求學，自撤退後情況不明，現在何處，希速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illegible]警衛營 趙忠

十二月五日

神池縣農會臨委會

接受群衆要求並奉令宣佈

解散縣委縣政府

將地主封建集團縣長李克等扣押發動全縣人民控告制裁

（本報訊）據二分區工作團胡、陳平同志報導，神池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接受全縣人民要求，並奉中共晉綏分局和邊區行政公署命令於本月四日，宣佈解散神池縣委、縣政府，將十年來混入我黨政機關、據以合法地位、欺壓剝削羣衆破壞土地改革的地主富農封建集團李克等二十二人，予以扣押，並號召全縣人民揭露這些壞蛋的罪行，予以嚴厲制裁，獲得全縣人民熱烈擁護，一致稱讚打爛這些「縣蓋子」「區蓋子」「村蓋子」才能翻身，茲將此次解散縣委縣府及這些壞蛋歷年來欺壓羣衆的罪行摘要報導如下：

地主封建集團十年來竊據黨政大權

自三七年抗戰開始時起，神池的地主封建勢力就從動委會、犧盟會等抗日團體，這批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壞蛋，爲了鞏固維持其封建統治，紛紛鑽入黨內，至四零年政權建立，又乘勢擠進政權系統掌握大權，神池地主李克竊據縣長職位（李的本家親友都是大地主），有的是僞縣長，有的是國民黨的舊區長，有的是哥老會頭子，李本人也是哥老會，他妹妹李興容勾結了我區區委書記鄭三（已投敵），附沙城地主閆嘉文竊據縣府民教科長，小殷備鎮地主張献廷竊據財政科長，大勝備鎮富農李石夫，竊據司法科長，萬家窯地主趙康長竊據稅務局長，八角地主武[illegible]竊據建設科長，前家村地主李[illegible]竊據貿易局長，安局長（小井溝號稱「四大幹部」中，小井溝富農張敏竊據公安局長）。僅就有三個——他和張勉生、鄭烈夫，神池有弟兄們稱「三大聯人」之稱，張敏其中之一，其餘兩人是李克和宮衛（紅岩子地主郝永昌竊據縣稅務局長，八角地主蘇文周竊據完小校長，竊據縣委宣傳部長，四二年脫黨逃跑）。這些壞蛋據以合法地位後，又一個拉進一個，把大大小小的地主封建都安置在黨政民各機關（拉引的方式，多是利用本家親友關係，或合夥做生意，或互相介紹老婆，或集體貪污，或喝酒吃肉），形成地主封建集團和清一色的地主富農所掌握的縣區政府，剝削全縣農民實行封建統治（歷年來的縣政府本地幹部四十二人中，就有地主富農三十六人，中貧農僅六人，且職位均低——科員三，區助一，看守一，電話員一；十二個本地區長中，有十個是地主富農）。羣衆說：「神池是地主專政」。

殘酷剝削農民血汗　壓制群衆鬥爭破壞土改

十年來，這些壞蛋，假藉共產黨政權的名義，騎在神池人民頭上，做了許多壞事。公營商店和貿易局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地主富農，有的還是奸僞人員和羣衆鬥爭的主要對象（如郝俊德、王如、閻萬存等）。他們用最殘酷的辦法剝削羣衆，如放債子者——春天放債，秋後收割時，榨取二倍以上的利潤；放債麥一石，秋後收一石五斗，超過大加一的利；[illegible]……羣衆說：「公家」有辦法，貿易局過去的收麥收成，就地剝削人的辦法，生產就川會中，被地主富農貪污、竊取、拐騙，幾年的經營中，被地主富農貪污、竊取、拐騙，幾年的剝削人的血汗，羣衆非常痛恨地說：「原來剝削我們的辦法敵人的剝削，又是一樣的剝削我們」。在貿易局又住在這裏，還不如敵人走時，咱們把它（貿易局）叫了正，任的房說）糟了！」李克等並屢次強迫「糾正」羣衆對地主的清算，並幫助地主而農民僱租子，城關地主都被李克等從中多方破壞收，也是先收五斗以下中貧農的，地主富農欠下的則不催收。他們不遺餘力地打擊工農幹部，排擠外來幹部，他們的幹部縣府幹部在縣工作被打得站不起頭來，外來幹部都要靠攏地主富農，排擠打擊得長期站也站不住，僱工幹部郭宜民任縣長時，榨取人民的血汗，任意貪污腐化，浪費，有所謂「幹部合作社」者，股東主要是鋪蛋，縣區「幹部」，經濟關係與縣府財政科分不開，上了腰包，騰了私人，貼了本是公家的；他們多帶公款六千元買了一支手槍，叫做「縣政府」。李克私上老婆，老百姓叫做「縣政府」，走時還想不交出來

一切工作由農會臨委會代行職權

，號召動用警衛連戰士食糧實走馬騎，小米、號被等經常在一塊大吃二喝，有時還抽大烟，凡此種種罪惡事實，難以枚舉。但七八年來，神池縣委對這些壞蛋的胡作胡爲，不但沒有及時發動羣衆揭發制裁，反而公然投降，縱容包庇，致使神池人民始終沒有擺脫地主封建的統治。直至最近，這些壞蛋仍然壓制羣衆，破壞土地改革，圖謀繼續維持其封建統治，全縣人民迫切要求打垮這些壞蛋的統治。

爲此，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接受全縣人民的要求，並奉到中共晉綏分局和邊區行政公署的命令，於本月四日，在義井召開縣擴大幹部會，有工作團與駐軍幹部及附近村莊的貧雇農代表參加，會上宣佈解散縣委縣府，經到會幹部及貧雇農代表討論，一致決定把這些當權的地主富農二十二人全部扣押起來。由日，到會一百五十餘人，分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主任宣佈開會意義，分區工作團負責人鄒林同志講話後，下農幹部趙鴻旺、高三毛仁、陳會斌、田開梅、王銳、宋立瀛等紛紛揭發幾年來以李克爲首的地主封建集團統治神池人民的種種罪行，駐軍某團政委用樹槐，也揭發了幾月來親眼所見的這些壞蛋爲非作歹的事實，該部是新兵，初到神池時，李克不給在城裏找地方住，周親自交涉四次亦無效，致使逃亡很多，李克到該部駐村時，向羣衆宣佈：「某團的話不要聽，我們不是爲他們服務，地主的東西不叫動！」對該部必要的糧秣供具等種種困難，故意推諉不予解決。這時，壞蛋李奎等強圖騙擁，當場激起了農民幹部和參加會的貧雇農代表極端憤慨，大家一致擁護分局、行署的命令，要求將所有到會的竊據黨政機關的地主富農二十二人全部扣押起來，將其中十四個罪惡的壞蛋當即扣押外，其餘八個送交本村羣衆扣押處理（會前不久已經工作團扣押七九人，撤職回家，此外又扣起七人，清洗兩人，合共四十個）。全縣一切工作由縣農會臨委會代行職權，臨委會號召大家發動全縣羣衆揭發控告這些壞蛋的罪行，予以嚴厲制裁。

貧僱農代表及義井群衆說：「這是咱們出頭之日啦！」

會上，各村貧僱農代表紛紛議說：「扣起這些人合適的，從前不知道咱們怕啥翻不了身，原來縣上區上都被地主富農掌握了，咱們可以洒洒落落地活幾天了！」貧農張玉拴說：「這些人不打倒，咱們在村裏鬥爭了地主也不頂事！」會後，縣農會臨委會解散縣委縣府組織的通告在義井張貼時（適逢集日），羣衆擁擠圍觀，他們聽了張貼同志給講解後，很興奮地說：「早就該這樣辦了，這是咱們出頭之日啦！」現在農會已分派解散後留下的農民幹部到各村發動羣衆清算這些壞蛋及其狗腿子和爪牙，徹底實行平分土地，並在幹部中配合土地改革和三查運動，徹底清除封建集團所遺留下來的壞思想壞作風。

來評

望九分區工作團警覺起來！

昨天本報刊登了汾西白龍村貧農代表劉鏈挽被迫上吊自殺及九分區工作團給各區工作組的指示信，我們並就興縣一區檢查出許多村幹部貧僱農遭受嚴重打擊與摧殘的許多事件，但該評論對這一嚴重情況，特別對九分區的指示信，批判極不徹底，故特再加評述。

昨日評論指出：從興縣一區所揭露的許多事實中來看汾西四區情況，對於組織不純與工作團不純問題應引起極大警惕，可是單單指出這一點是不夠的，還應特別警惕到地主封建勢力的掙扎。他們絕不會自甘死亡，必然要作拼命的反撲行爲。他們明目張膽的對抗土地改革運動詭計，現在他們更用許多更陰險的詭計，來進行破壞。興縣元家坪等村的事實，已足以充分說明此點。他們趁貧僱農沒有起來與工作團未到之前，即利用其封建統治，採取收買分化威脅利誘等辦法與方式，就搞貧僱農小組、貧農團、代表會、委員會等等；他們利用所謂幹部與流氓狗腿子從中把持操縱，直接間接的與混入工作團的少數壞蛋裏應外合，或者利用工作團中的某些不純不緊定份子的弱點，竊取合法地位，製造鬥爭份子，來打擊貧僱農我們；他們利用中農思想，破壞貧僱農及其積極份子，破壞徹底平分之間的團結，以達到其破壞土地的目的。因此，不但造成了「停滯不前」一嚴重的安際傾向」，而且公開鬥爭打擊貧僱農，以至把貧僱農積極份子壓得抬不起頭，站不住腳，甚至被迫服毒、上吊。九分區工作團指示信中，也提出許多值得注意的情況：「汾四一區普遍流行着「和平勝利」「解決問題」，「有些地方得到一點鬥爭果實，就放下了鬥爭對象」，甚至「有的竟說：「這些要地主的人，都不是農會會員，或者不一定鬥爭」，不主張開會把地主問題解決」。九分區工作團，卻錯誤地把問題歸之於中農思想問題，並且無分析的說：「是中農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以至客觀上保護着富農利益」。徹底平分土地，實行土地改革，是爲徹底消滅封建性與半封建性的剝削制度，使貧僱農徹底翻身，也是爲了使全體農民翻身。而中農在這一鬥爭中，不但同樣得到政治上的果實，在經濟上一般也都能得到利益。中農的思想是存在着的，而克服這種思想，首先必須對封建勢力揭發清楚，只要有足夠的力量摧毀地主富農等封建勢力，有了貧僱農的核心領導，然後把全體中農團結起來，使中農和貧僱農一起，徹底消滅封建勢力。九分區工作團的領導上的看法與說法，乃是對封建勢力的非常麻痺與缺乏階級警覺的具體表現，無怪乎他們對於淡寫的說明貧農代表劉鏈挽的自殺，是由於忽視了「許多地方「階級覺悟的提高」」，說「許多地方主要精力用於組織「熱忱」的門爭，而忽視這個本質是不對的」等等，而沒有從這一嚴重事件引起對封建勢力的警惕。九分區工作團同志要清醒起來！同時也希望各地工作團的同志要清醒起來，因爲像九分區工作團的這種麻痺觀念，是很普遍存在着的問題。

清太某村的東西坡
群衆比成份團結起來

把混入某部惡霸陳二團圓扣押回來，貧苦群衆報仇雪恨

（新華社八分社訊）清太某村羣衆，經救災救死，鬥爭奸霸地主，分堅食浮財運動後，覺悟提高，續於十一月十二日向惡霸陳二團圓展開清算鬥爭。陳某爲該村惡霸地主，於抗戰期間曾混進民兵藏縣民兵組長職位，又於四四、四五兩年中竊據村政村副村長、村長等職，一貫詐吊打羣衆，又敗壞婦女，羣衆對陳某早就恨透了，在四五年時，就曾吵要反他的貪汚，因該村東坡羣衆略吵的厲害，他即以「村長」的權威，壓制東坡羣衆，說東坡都是「富農」，給東坡加派公糧，把分數「評」多，加重了貧苦羣衆負担。因他家住在西坡，就對西坡羣衆利誘拉攏，派公糧時壓低分數（實際上減輕了地主富農負担），以挑撥東坡西坡羣衆的對立。結果東坡羣衆要反他的貪汚，西坡羣衆不同意，就這樣貪汚沒反成。他更乘機打擊東坡羣衆，說東坡羣衆「都是漢奸」，破壞幹部威信，搗亂村事。一當時區抗聯主任畫志深、區委幹事安吉寬曾到該村東西坡進行調解，準備轉被壓數羣衆反貪汚，陳某懷恨在心，暗裏向縣上彙報說：「東坡的人請畫志深吃羊肉片兒湯，安吉寬和東坡是親戚，他兩個走的是上層路綫，聽的都是壞人的話。」

縣長任悟僧縣委任亮縱容包庇不理群衆呼聲

當時縣長任悟僧、縣委組織部長任亮，即對他加以鼓勵，認爲陳二團圓是「好幹部」，精明强幹，能說會道，是青年，又識字（惡霸陳二團圓竟被認爲是「好幹部」，請問縣長、部長你們的立場站在什麼地方？——編者），更助長他欺壓羣衆的兇焰，不屌區幹部，一說就是「任縣長、任部長」，「你們沒有資格領導我」。區幹部屢次向上級反映該村眞實情況和羣衆的呼聲，縣領導上一味不理，並批評區幹部「有問題有偏差」。四六年春，白石清羣衆反貪汚回頭土地，鬥爭陳二團圓的丈人地主王福恒，他即壓制羣衆鬥爭，激起羣衆憤恨，要鬥爭陳二團圓。在羣衆要求下縣領導上才將陳某交給羣衆鬥了一次。鬥爭以後並將陳某撤職，羣衆要陳某吐出貪汚的鬥爭果實，但陳某抗拒不交，羣衆越火了，一致主張再清算鬥爭時，因闕縣長信該村才把這事暫時擱下。這時陳某即趁機把用貪汚財物買下的牛驢各二個換成洋布白洋，寄放在親戚家。安頓安頓後，他就躲在後面村裏去，後又經民兵大隊長武振宜介紹他參加了武工隊（武振宜是個什麼人，爲什麼要介紹陳某參加武工隊？——編者），不久又被隨從地方部隊，由戰士昇爲班長，由班長昇爲副排長。今年正月間，部隊到白石清活動，他帶着全排戰士回到他村，向羣衆報復，任意吊打羣衆，陳虎林被他吊在樹上打了個半死，嚇得很多人不敢睡覺。九月間白石清羣衆運動開展，該村羣衆團結起來鬥了陳二團圓的父親陳四貴，貧僱農分到部份青苗和糧食。這時羣衆想把陳二團圓追回來處理，但看到陳某在部隊內，當了副排長，心又冷下了。後因在該村工作的區幹部給羣衆撐腰，說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陳二團圓是地主惡霸，你們想鬥就可以要回來鬥。當時羣衆還團結一個東西坡羣衆的團結問題，因西坡仍有個別羣衆撕不破臉，不同意鬥陳二團圓。經啓發後，羣衆用比成份、比公糧分數的方式研究誰出的公糧多，結果從負担總數上看雖然東坡比西坡輕，但東西坡都是貧苦農民出的多，地主、富農陳二團圓等出的少，羣衆認識到：「追起根子來，還是咱們人吃虧，陳二團圓佔了便宜。」認識到惡霸破壞的陰謀，分化羣衆的團結。這樣羣衆情緒提高了，東西坡羣衆都一致主張鬥爭，當選出代表，到某部駐地，將陳某要回。十一月十二日清源附近我清太邊山，情況很緊張，但該村羣衆及鄰村代表近百人，仍集合向陳某清算，當場把陳某的罪衣劃去。會上縣委書記張某向羣衆道歉，指明：陳二團圓不是八路軍，也不是幹部，是階級異己份子，羣衆要怎樣懲辦就怎樣懲辦。經羣衆討論後，將其搶奪貪汚羣衆的財物全部沒收，羣衆要求將陳某伏法，政府當即接受了羣衆的意見。

×　×

石樓縣板喬等村群衆
把薛清達送回離石崇里
並永遠不准他參加工作

（新華社呂梁電）石樓一區管局行政村中隊長李明（原名薛清達），在十一月十五日板喬、南溝等六村聯合鬥爭大會上，被羣衆撤職，送回離石崇里，永遠不准參加工作。李某是離石四區崇里村人，今年二十一歲，四三年參加民兵，去年跟石樓縣武委會幹事郭選炳來石樓任中隊長職（自報貧農成份，未知清楚），他下鄉工作中，就向羣衆強迫要吃白麵，捆過五個羣衆。和地主富農結「拜識」的二十四個，「拜識」中間有[illegible]員三人。他公然壓制羣衆鬥爭，爲地主辯護張目。過去曾有這樣的事：板喬村僱農賀俊仁找村長，要和南溝地主王金旺（李之「拜識」）算賬，當時李明正在該村工作，村長就介紹給李明辦理。李把賀俊仁的介紹信一看，不問情由即說：「你先回去吧，我調查一下再說吧。」賀俊仁回去後，李明即跑到地主王金旺家裏報了信，王某說：「咱們「拜識」，還可要你作主哩。」第二天李問地主解炳旺：「賀俊仁租過金旺的麥子沒有？」解說：「沒聽說」。第三天，李叫了兩個人，冒着雨連夜把賀俊仁找來。賀俊仁一進門，地主王金旺即說：「俊仁，你和我算賬來了，頭年在時，你爲什麼不算？」賀俊仁說：「頭年在，我吃不倒你。」李明氣兇兇的問道：「賀俊仁，你什麼時候種王金旺的麥子，種了多少畝，什麼地名，誰給你捆的，捆的多少，捆倒來的人叫什麼，那裏人，那一個場打，打的多少石，你分的多少？」……故意提一大堆問題來爲難賀俊仁，賀說明了地名，民國十四年種的共三十畝，麥子打的九石多，我分的二石四斗八（三七分）。那時因咱窮人沒有放處，就放在他家裏，後來取時，人家不承認了。那時咱窮人吃不倒他。現在咱八路軍來啦，咱窮人要翻身啦，請隊長看這事情苦不苦？李明拍着桌子說：「你胡說，千千年萬萬年的事情，你盡是胡說人啦，找上保，明天再說。」第二天李明又問賀俊仁：「你是不是胡說人呢？」賀俊仁說：「不是」。李明馬上就把賀俊仁捆起，經幾個羣衆說和才放開，李又問賀：「是不是胡說了」賀說：「不是」。李又將賀俊仁捆起，並令地主金旺活動人用石頭搗死賀俊仁，賀看見事情不對，只好承認「胡說」，並給李明和地主磕頭「求饒」。李明又迫賀俊仁進了禮，向羣衆說：「我賀俊仁算賬算的不對，以後大家不要像我這樣胡說人。」以後李明又叫賀俊仁寫了字據並叫賀俊仁找了兩個保人。今年五月南溝村貧農陳德高鬥爭地主王金旺、王晉保時，借了鬥爭果實銀洋四十元，說下趕七月會上清還，但因陳德風不顧了給李明說媒（他想倒和何鄉某的女子結婚），記下私仇，又加上地主王金旺的挑撥，李某就令地主劉士諫（農會幹事，已撤職）「發動」羣衆往死打陳德風，說陳德高貪汚了鬥爭果實，是新惡霸。後來經村長的發覺，才把此事制止。十月李明到南溝村工作，有惡霸富農孫拴拴強霸了貧農孫興生的一畝山藥蛋，孫興生回了兩担，被孫拴拴告在李明名下，李明不問是非就令貧農孫興生賠八十担，孫不賠，李明就把孫興生捆起，後經羣衆說情，才賠了六十担。董家溝村主任抗屬王于成通（中農）久沒有給他吃白麵，就記在心中，一次公糧一時沒有送起，就把他捆了一綑。在鬥爭會上羣衆一案一家的揭發李明的罪惡，僱農賀俊仁質問說：「你是革命嗎？反革命嗎？」憤怒的羣衆拿五六尺長的一根木椽，狠狠的打了八九下。最後大家決議撤消他中隊長職務，退回離石原籍，永遠不准參加工作。（按：這個傢伙很壞，不管他是什麼成份，從上述簡單的事實，已足引起我們很大的警惕，希望離石工作團要引起注意，發動崇里村羣衆嚴格審查和處理他才對。）

（陳文才）

右玉西山邊沿某村
加強警戒保衛果實
某村群衆鎮壓「倒算」奸猾地主

（新華社晉綏十一日電）右玉西山邊沿區某村在土地改革中，貧僱農階級覺悟提高，全村青年與民兵晚間集中住宿，輪流放哨，保衛自己的耕牛糧食和鬥爭果實。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地主[illegible]、武強等引敵「馬挨隊」到村刁捉牲口，即被民兵與自衛隊發覺，直追了十幾里，把敵人打散，當將搶走的一條耕牛奪回，最近他們又聯絡鄰村民兵，每晚向前村莊推進，主動打擊敵人。某村惡霸地主閻□，當了敵人的「復仇隊」。十一月初回村向羣衆「倒算」，詐錢糧，該村羣衆甚不憤慨，即聯絡鄰村民兵將其打死。後敵人又到該村，閻逆的母親（女惡霸）要圖「報復」，閻十二、任鐵子等，幾乎被敵虐死。她又向敵告密羣衆埋糧地窖，被敵搶去七八大石食糧。這下大家都感到「一也是個禍害，二也是個禍害，老傢伙也留不得！」經該村羣衆鬥爭後，將閻逆母親予以鎮壓。這一隻敵眼窩挖掉後，大家齊了心。日前有平分兩家地主帶家眷逃往左雲，被該村放哨的扣住送回原地。現該村貧僱農正醞釀組織力量，進行平分土地。（實援）

河曲貧農會

行政村及自然村所有幹部
一律停職聽候審查
貧僱農大會將新惡霸蘇玉綠等扣押

（河曲訊）據悉會行政村於上月卅日召開貧僱農大會，到會男女六十五人（內女八人），會上討論到整個組織，審查幹部時，一致決定把中隊長任吉淵（富農）、主任江二拽（富農）撤職，其餘張忠等廿一個中貧農成份的行政村自然村幹部一律停職，聽候審查。會上，貧僱農更檢舉了前中隊長新惡霸蘇玉綠、前青年隊長岳侍厚販羣衆的罪行。貧農降潤秀說：「岳侍當青年隊長時，他把我老婆先強姦了，後又挑撥得離了婚，霸佔去。」潤秀的父親說：「他借口我小子抽洋烟，扣在山裏審罪，又說我老婆[illegible]，是他強[illegible]女人生下娃娃，[illegible]把小娃娃[illegible]，真是太魔鬼！」羣衆[illegible]說：「他甚事也敢做哩！」日寇佔三岔（離城二十五里）時，該村他同新惡霸蘇玉綠在大村、常明等村化裝「黑不浪」（僞小）刁人搶人，誰不知道。」貧農魏風居控告新惡霸蘇玉綠說：「大前年青黃不接，我沒吃的，引上老婆討了一天吃，要不下，他那時當的「幹部」，不但不幫我一把，他反而當媒人，把我老婆賣到神池賀池村，賣下一百一十八元身價，他明吃了四十五元，害得我如今成了一桿人！」[illegible]大家全都要求把蘇玉綠扣起來。貧農任在模又說：「他再來些吧[illegible]一次，他半夜想吃[illegible]，他相跟的一個[illegible]到二里遠的任家莊等村，人因地頂揭不出來沒奪上，他又二次去奪，說：「如不誠給奪，給我綁下人來！」後來連夜打上燈火尋出來才完事。」

五寨四區動員參戰
自己報名大家審查

（五寨訊）四區貧僱農響應農會號召，積極報名參戰。薛家僱工李三成給農會放羊（未分配之果實），聽到三區民兵參戰，就回村和一個相好的農民說：「三區民兵去參戰，咱村也快了，我要去參戰，你給農會放羊吧。」別人勸他回家安置一下老母（他不是薛家人），他說：「讓老母知道，一定不讓我去，不如我去了，等她知道，我就快回來了。」四坪村姜馬駒在貧僱農討論參戰民兵時，自己起來報名。他說：「我是河曲人，來西坪住了多年，跟大家一樣，我的成份不合格了？」大家齊說：「你們地主很堅決，你又和人一輩子，你沒有甚問題，同意去！」他在羣衆大會上提出衣服一件，羣衆從果實中給他換了一件好皮襖。偵察員李二海，也報名參戰，他在農會大會上說：「我上前線，你們在村裏鬥地主，把封建的根子挖掉，一切好！」並對羣衆說：「大家在分配果實中不要自私，把果實分配公平。」東秀莊劉二換自動報名後，羣衆樹勞二十多塊水地，十多萬農鈔。羣衆說：「今天僱農掌權了，我們自己去參戰，送一送行吧」。「過去咱們也樹勞過，都讓壞幹部貪汚了」。到本月，全區××名參戰民兵集中東秀莊，檢查中農呂丑小，據當過民兵幹部，張七成提出：「他份他村訂富中農，外村羣衆說他夠富農，成份不確，中農可以參戰，要是富農怎樣辦？不是成了敵人了，還是讓他回[illegible]」大家討論[illegible]遵守紀律[illegible]僱農便宜[illegible]問題[illegible]貧農張七成[illegible]李三成[illegible]文俊任班長，[illegible]排長[illegible]四日出發。（[illegible]庭）

簡訊

臨縣一區[illegible]中[illegible]張六通[illegible]地主[illegible]訂婚[illegible]羣衆[illegible]（高悟懷）

北平學生掀起悲壯運動
反迫害反誣衊反逮捕
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北大李恭貽、孟憲功兩同學及貝滿女中教員陳璉、田聰被捕事件發生已逾一月，華北學聯六度向蔣匪北平行轅請願，毫無結果，北大校方兩度函請北平蔣匪警備司令部移送法院審判，亦遭拒絕。正當北平全市學生爲此感覺憤慨填膺之時，十一月一日，忽傳來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在獄中慘死的消息，學生們再也無法抑制對法西斯野獸蔣家匪幫的痛恨，北平學生爭自由的運動爆發了。

各校羣情鼎沸　紛紛舉行罷課

北平學生憤怒了中央社所謂于子三是「自殺而死」的無恥謊言，因爲他們已從浙大方面得知了于子三烈士被殺的真相。十一月一日晚，上海聯大校友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時事座談會上，學生們高喊「我們對于于子三慘案要有表示」，全場立即響應，全體學生起立默哀三分鐘。二日，平市各大學不約而同的醞釀集體罷課三日，清華、燕京兩大學，投票決定自四日起罷課三天。四、五日，北大、中法、朝陽等大學也相繼宣佈全體罷課。華北學聯則於五日宣告全華北蔣管區所有中等以上學校於六日總罷課一天。華北學聯於通告中，提出反迫害反誣衊反逮捕及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等口號，並提出三項要求：（一）將被捕之孟憲功、李恭貽、陳璉、田聰等宣告無罪釋放，或移送法院。（二）嚴懲殺害于子三同學的兇手，厚恤于子三家屬。（三）（蔣）政府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同時，要求遊行示威及集體探監的呼聲，交響在各校，羣情鼎沸，北平各學校又恢復到「五、二零」時代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及「一二、一」時代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光景。

蔣匪阻撓　學生堅持正義反抗

平市各校學生罷課的消息傳出後，殺人犯的蔣匪當局立即動員一切力量，企圖加以阻撓。蔣匪警察局立刻發公函到各學校，威嚇說罷課遊行在「戡亂」期間是「違法」的，要各校當局加以阻止，否則，須由他們「負責」。蔣匪北平市長何思源並親赴各校，要求各校長阻止學潮發生。同時，警察局準備武裝鎮壓。蔣匪機關報及其御用報紙被全體動員起來，如華北、經世、平明等日報，千篇一律地對學生爭自由的正義運動橫加誣蔑，虛聲恫嚇。各學校當局在蔣匪政府的威脅下，也千方百計地恐嚇和阻撓學生們的正義反抗，要求學生不要罷課，北大校長胡適特別派了秘書長鄭天挺及經濟系主任趙迺搏，兩次攜帶食品，探視該校被捕的孟憲功、李恭貽兩學生，說是孟李在獄中「很好」，並將孟李給他的信發表。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能絲毫挫折學生們對自己的被難同學手足的關懷，與爲了爭取民主自由獨立的愛國運動。大學生們說：「猪羊在被屠時還要叫喚反抗，眼看同學們死的死了，坐牢的坐牢，我們又怎能不聞不問？」學生們的抗爭是正義的，他們獲得了廣大的社會同情。

嚴肅靜穆追悼于烈士　悲憤歌聲響徹民主場

六日下午，華北學聯所召集的追悼于子三烈士大會，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了，參加的有北大、清華、燕京、朝陽、中法、輔仁、貝滿女中等校代表及學生、教員五千餘人，各校分別舉行追悼會。在主席台的兩旁，掛滿輓聯輓歌，主席台後面，掛着于子三烈士遺像，于烈士熱情而堅強的遺容，栩栩如生，遺像下面，特書「黨國所賜」四個大字，會場嚴肅靜穆，代表着全華北蔣管區十數萬學生對蔣介石法西斯匪幫的無比憤恨與永誌不忘的血海深仇。

主席簡單而憤慨地宣佈開會與提出全體學生的正義要求，及向于烈士致哀之後，即請師長講話。北大一位名教授在表示對犧牲者的哀悼之後，他以中年人的身份，提醒青年同學們說：「這是新的革命的前夜，你們要沉着應戰，愛惜自己。」另一位老教授說：「我是一個人，我要讚揚正義和平人道的人走，他們到那裏，我也到那裏。青年和老年之分，不在年齡之分，我覺得我還是青年。」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罷課追悼是在蔣匪無恥迫害之下舉行的。五日，清華文宣傳隊在附近遭了一羣特務毆打。六日上午，師院被一羣武裝特務闖入，打傷學生八人，打入醫院，其中一位女同學受傷甚重。同日上午，清華又有六位同學被特務綁架走，至晚，仍有四人未獲釋放。北大周圍佈滿了武裝警察，美式卡車與自行車來往巡邏，景山東面的軍營裏，還有許多美械蔣匪正規軍。追悼大會場中混有許多打手，據說，他們原想把大會鬧散，但由於全體學生的堅決憤怒的情緒，他們才不敢下手。憤怒至於不可遏止的學生們，要求主席團帶領大家衝出去遊行示威，並要求全體列隊探監，學聯主席團經過冷靜的考慮之後，未予接受，決定的示威節目，只在民主廣場舉行，悲憤的歌聲與口號聲，響徹雲霄。

蔣匪被迫屈服　學生暫時休罷

由於師院學生被毆及清華學生被捕事件發生，華北學聯號召各校同學堅決繼續罷課，並派遣代表向蔣匪北平行轅提出嚴重抗議。直至蔣匪特務機關在偉大的學生反抗壓力下放出清華被捕學生、中法大學被捕四學生，師院當局答應賠償，北大當局也保證盡力營救北大先前被捕的同學之後，華北學聯才於九日下午通告各校同學於十日起暫時休罷復課，並號召對被捕未釋同學，繼續盡力營救。此時，距開始罷課之日已及一週。華北學聯在「休罷宣言」中，指出「學聯代表與各校當局商洽結果：北大胡（適）校長表示在安定的局面下，學校當局願負責盡力推行救援工作，直至被捕者移送法院爲止。師院當局表示保證以下三點：（1）賠償自治會損失，並負責受傷同學醫藥費。（2）將毆人兇手元凶移送法院「處罪」。（3）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我們爲了爭取同學間的團結，與師長的同情，決從十一月十日起暫時休罷一星期，在休罷時間，全力營救。」

昆明三萬學生罷課
已取得初步勝利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塔斯社南京十二日電引香港華商報訊：昆明全市三萬餘大中學生，堅持三週餘總罷課後，已獲得初步勝利，將於本月中旬復課，因蔣匪當局已被迫釋放大部被捕學生。另據上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訊：雲南蔣匪對學生正義罷課，曾加以極度鎮壓，強迫雲大及雲大附中自治會解散，開除雲大學生九人，並至強迫家長領回其子弟，但由於昆明學生團結一致，英勇鬥爭，卒將蔣匪種種陰謀擊敗，取得初步勝利。

戰訊簡報

△十二月五日，萊蕪蔣匪六十五師一八七旅五五九團全部，乘汽車九輛，在北師店以北，北關與我魯中地方武裝遭遇，激戰三小時半，我將敵全部打垮，計毀傷敵四個連，俘營長□瑞林以下二百四十八名，中校副團長以下一百零二名，毀汽車四輛，繳三門、機槍二十七挺。

平津學生紀念「一二、一」
爲實現民主而奮鬥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平津報紙報導平津學生紀念「一二、一」兩週年情形稱：北平方面，華北學聯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北大北樓禮堂集會。冷風颯颯下，到各校學生數千人。主席在開會詞中，指出紀念昆明四烈士的意義，不在消極的追悼，而在激勵生者，繼續爲爭取中國民主實現而奮鬥。華北學聯代表報告北大兩被捕同學孟憲功、李恭貽獄中近況後，繼報告八月間在捷京布拉格召開的國際學聯對中國學聯代表報告極爲重視，明年一月，將派代表來華考察。報告畢，演唱「一二、一」大合唱，歌詞中，控訴蔣匪堅持內戰獨裁政策，屠殺昆明學生的罪行。會後，舉行學運史料展覽，材料甚豐，有一二、一慘案、及較場口慘案、李聞血案等史料，蔣匪兩年來屠殺學生、教授血腥罪行，一一重現於參觀者眼前。天津南開大學自治會於一日召開紀念大會，各校學生赴會者甚衆，會中除由教授演講外，演出「一二、一」史劇「民主信徒」及「黃河大合唱」等。同日舉行「一二、一」史料展覽會。十一月三十日晚，該校新詩社舉行詩歌晚會，有朗誦艾青「火把」等節目，會場空氣莊嚴肅穆。

膠東我軍收復海陽

（新華社膠東前線十四日電）解放軍於十一日收復海陽城，殲該城之蔣匪暫編五十四師殘部由海上逃往青島。按海陽蔣匪共五個團，自上月八日被我包圍以來，已達一個月零三天，該匪曾多次妄圖由陸上突圍，均被我徹底粉碎，先後共殲匪三千三百餘名，匪乃被迫由海上逃竄。

保加利亞組成新閣
季米特洛夫繼任總理
各主要部會首長均爲共產黨人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保加利亞國民議會三日通過新憲法後，以季米特洛夫爲首之內閣，乃按新憲法於十一日向國會辭職，國會已於十一日選出由二十三人組成的新內閣，季米特洛夫繼任部長會議主席（按即總理）。此外，包括副主席五人，其他閣員二十人。其中副主席佔四人、共產黨人佔十四人（共產黨人科拉羅夫出任外長），保加利亞農民聯盟五人，社會民主黨二人，茲維諾聯盟二人，各主要部會首長均爲共產黨人。季氏於組成新閣後，發表演說稱：「新閣代表祖國陣線之新政府，政府過去各項宣言繼續有效。」又保國會十日選出行使國家元首權利之主席團，主席團由共產黨人奈寶夫當選爲主席，該團另包括共產黨七人，農民聯盟三人，社民黨二人，茲維諾聯盟二人，激進黨一人。新主席團已於十一日宣誓就職。

盧晨徵同志的來信

（上接第四版）

我再提出另一位貧農，這事實便越加雄辯的支持我的論點。

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在農會（還應加上在貧農團內部——編者）內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化樹塔貧農裏生長起一位嶄新的青年人物。今年三月初間土地改革時，這個一窮的條碾「雞」兒楊禪，稜眉眼，某某的，陳的臨成那麼一小團圓。村裏的人說他：地也不多，也不愛下功夫作務。開會時躲在背燈處，走到那裏不聲不響的，很少有人去理睬他。我就記得是分東西的時候，他說過幾句：「人家給個人的話」——回想起來，這是中農反映在我耳朵裏的評論。這次三區的農代，組織了個五人檢查小組，我也被派參加。金駒同志告我說：現共分布，衆人選的五十九是分配委員，領導得窮農都擁護，你去就知道五十九是全變了！我心裏好高興，我急於想見一見五十九到底變成個什麼樣了。隔了六、七月之久，我又回到了化樹塔，我看見五十九了，和許多貧僱農一樣，穿的新夾襖，新棉褲，頭上俊俊實實的戴一頂灰軍帽。他今年勞動得很好，三口人打了六、七石穀。長拖拖的，顯得個子也高了許多。他身上掛的三道子紅，胸前佩的是「2·4·化樹塔農會會員」和「主席團」。他忙碌的勞動着，他跑東跑西的和衆人商量問題，他袖上掛的是耀眼的鮮紅大紅，上寫「新旺村貧農大會，依靠自己，解放自己！」他在會議上完全自然的是一個羣衆的領袖了。那些窮農們如今正在操心的僞他打開艱苦呢，他今年將十九歲。僅僅七個月的功夫，怎麼能把一個人變成了這樣子呢？除開他高度的階級仇恨，階級覺悟之外，羣衆說：他年紀小，他那些窮人大爺們誰也敢批評他，開頭「列筋」，衆人說常了，他也就慢慢見聽說了。這就是說，鬥爭地主階級給我們解決了土地和政治權利的問題，這給予了我們無限的信心和力量，以便去進行我們祖先就期待上的，在自己土地上的勞動；而消除與絕一切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習慣，意識和建設新的，必須靠農會內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倡與鼓勵去完成。

外村的輿論和化樹塔的貧農常常勉勵自己說：「咱們有些人的勞動可是不好啊！」農民獲得了土地之後，感到了有關國當着自己的前進道路。他們會經批評過虎兒子、紅奴、鐵圈、五十九、二海子等許多人，他們頑強的正在各方面自己互助與堅強自己。土地改革後的農村現實標誌着：勞動決定他的社會地位。一個勞動不好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翻身。紅奴的得救，將徹照着我們所有被舊社會陷害在於自己有害的習慣意識中的窮人弟兄的翻身發財的得救再生。化樹塔的羣衆一面還想繼續的批評於自己有害的那些東因；一個又歇後怕的不行，這就是紅奴事件之後的羣衆心情。我以爲我們的道路應該是：接受咱們的貧農弟兄服察的教訓。拒絕地主階級及其舊社會給予了我們意識習慣上的遺痕和傷痛。

以我們僱貧農自己的手，改造於自己有害的一切，建設於自己有利的一切。繼續的在農會上（還要同樣應改爲貧僱農會上——編者）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盧晨徵　十二月三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晉綏日報　星期三　第四版

化樹塔貧農小組 關於張紅奴服毒事件的來信

讀了這封信，對貧僱農堅持眞理與原則，實事求是的研討問題的精神，以及他們看問題的方法，給我們以很大的啓發與教育。與此信同時，還有張金駒同志的檢討，也一併發表，讀了這兩封信，對張紅奴服毒這件事之發生及經過，使讀者有了更明確與具體的了解，特別是對吸取這次事件的經驗教訓，更有幫助。原想登出這兩封信就行了，報導張紅奴服毒遇救的作者——盧晨徽同志的信可以不發表了，但作者希望當一個問題提出來，要求大家研究，最後仍遵照作者意見一併列出了。作者主要強調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在農民內部（我們覺得貧僱農內部與農民內部應有區別），應照顧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自己，澈底翻身。一般的講，這沒有什麼不對之處。亦正如地裏要多上糞，苗子要好好作務一樣的天經地義。但問題是在於如何學習掌握與適當運用這個武器，這特別是領導者的責任。要看情況與看對象，否則，就會是拔苗助長，事與願違，特別是在今天，就是土地改革後的村莊，就是貧僱農的成長與核心，也還只是嫩苗苗，而且還在狂風暴雨中，地主階級還在作垂死的掙扎，還有與富農思想與富農路線的鬥爭，這大概是更符合實際情況的看法吧。因此更應引起領導者的注意與警惕（這是一個覺悟問題，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一個羣衆觀點問題。）張金駒同志的檢討，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化樹塔貧農小組的看法是一致的。張紅奴服毒的經驗教訓給我們的教育，主要在這裏，不是其他。自然，因張紅奴服毒之不幸事件發生，而遏止與取消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錯誤的，事實上也沒有取消，也不能取消。盧同志可能是太担心了這一點才又寫這封信的吧。但我們想：如果過分強調這一點，該信恰恰如此，這就會忽視了或不能更深刻的從張紅奴服毒事件中，接受其應有的教訓。上述意見是否有當？請讀者及盧同志指教！

——編者——

編輯同志：

我村貧農單身漢張紅奴服毒得救後，貧農小組就討論登報的事，寫前我們討論了寫什麼，寫成後盧晨徽、張金駒同志問過我們對不對，經我們同意後才寄走。自從六月寄走，兩三個月看不見報上登出來，我們心裏很着急；只以爲是不登了，也不知是被搶掉。

陽曆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們正在行政村鬧貧僱農大會，覆查土改，討論平分土地時，見報上登出來了，我們讀了這篇報，又讀了編者讀後意見那幾個疑問，我們又討論了一下。我們對張紅奴單身漢本身有點說明：

紅奴父親手上也有地三十來垧，因死了個婆姨，花了很多東西，後又娶了一個婆姨，又花了些。這樣就賣了些地，娶過老婆還不了[illegible]，把兄姐妹五人，勞動也不大強，過不了日子，把地全賣了（只丟下六垧是留回贖賣了）到紅奴大了，就沒地種了。紅奴二十一歲上就吃糧走了（閻錫山部隊當兵），一直當了十二年，到民國二十六年才回家來。剛回來還多少帶點東西，因受舊軍多年習氣，他還戴的禮帽，穿的民兵大隊的手提電筒。這樣過了一年，第二年生活也還可以。他如今反省說：「我要在咱軍隊裏當二十年，也不會有那些！」過了一、二年，新政權建立了，三十一年回贖土地時，把他那六垧地回贖回來。到三十四年翻身運動時，又給他退回二垧半地、九斗糧食，共八垧半地，都是中塔地，按通產每垧打五斗，他去年才打的二石多糧，到今年二月就沒吃的了；二、四月土改中，兩次又給他分了一石二斗糧食，到六月他又沒吃的了（貧農單身漢人吃他吃要比人多的人家多費一些）這次給他吃糧，大家又看到他的莊稼不如別人家的苗苗，在今年土改中審查農會時，衆人就批評了他幾次。往常他的莊稼也不如別人的苗苗，他今年種的十一垧一畝地，只有兩垧人糜地，今年才打的二石多糧。紅奴也說：「我的收成不好，是作務的功夫不到的過。」今年吃顆子批評他，是由先前引起來的。

不用說這些子毛病，就是再比這大些，我們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窮人兄弟，批評到死的地步，編者提的很對。

紅奴是直心，是個烈脾氣人，他要一時想不開了，氣得氣不知該怎。我們自然不肯存心往死批評他，我們的心是恨不得一下能把他糾正成好光景。不料紅奴一時氣的不行，他才吃大烟的。紅奴吃上大烟，我們當時就嚇壞了，真是立坐不下，恨不得用盡一切辦法把他救活。下了很大辛苦，一夜沒睡覺，不管怎樣，總算把他救醒了。

我們的錯處是：他一下接受不了批評，我們硬批評，我們心裏急，他扭不開，沒按他的性情批評才出了事的。

開會吃米是我們提起來的，我們也主張批評他的錯處。臨到批評時，中農也插上了嘴。中農說話的人多，[illegible]。中農看不慣貧農穿的排場。我們一般勁批評紅奴，中農才越乘上勁。反正是我們不同意，這會開不成，中農不加勁了，紅奴也喝上大烟。我們看見紅奴發了筋，就趕快解，還沒解釋下。

第二天，一天人們還是解釋，叫我們就跑去看紅奴，問候他，給他寬心，給他送豆麵、送米、送麵。臨到後，給他又批評紅奴是因為許多人都想的歇後，說：「再可不敢批評了！」「出了事咱怕擔不起。」還因為有紅奴有一樣毛病的下中農××、××、××、××和貧農×××，當紅奴出事後，他們背地裏替自己的毛病壯氣說：「你們一天價可是個批評批評，這可批評下個好身子強健了，我看你們再批評?!」過了兩天，紅奴身子好了，心裏也開了，他在農會上提出他不對，謝衆人的情，他說以後一定要好好動彈。因為有前頭那兩個病子，我們才引起來說：「你不說吃大烟的樣，以後勞動不好，以後要恆心改呢！咱們往後誰要有毛病，還是要批評嘛，較往對咱們可不好。」

我們討論實際情況就是這些。

化樹塔貧農小組　張福存、張犬候、陳元德、陳二子、張垂、張舊貴、張滿山虎、張王秋、張五十九、劉丑孩、李鳳祥

十二月三號

我對貧農張紅奴服毒的檢討

張金駒

這件事發生在陽曆六月初八晚上。當時領導會的是自然村農會主任張來紅（新中農）、張犬候（貧農）、農會委員張毛子（貧農）、張垂（新中農）、行政村農會委員張交其（中農）和我（新中農）。（現爲保德三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編者）我當時是新畦村支部書記。

當紅奴被提出給不給紅奴吃些子米的時候，貧農陳二子、張滿山虎等，就說：「紅奴吃的咱們強，可以給吃，怕的是他（指紅奴）不好好動彈，過日子不細緻，你去年也租種八垧多地，打二石多糧，今年又給你兩次分了一石多糧，還沒吃的了！」這就引起大家批評。中農也插上嘴批評開了，大家提出批評的意見就是報上登的那些。當時我聽了大家對紅奴的批評意見，心裏是同意的。當時紅奴嫌沒接受批評，大家便叫接受，我也插上嘴說：「大家對你的批評是對的，應當接受才對。」後來紅奴不說話了，有些人如張四不浪等（都是貧農，今改訂中農）還是批評，當時我沒晴氣。最後貧農陳元德等看到紅奴對批評一下不容易接受，就說：「饒他教育他吧，紅奴如今感到是吃不住了！」大家才給紅奴解神。我根本沒想到他會吃大烟。當時正在他院裏開會，不料他回家尋煙鍋子就吃上了大烟。他一吃上就感到後悔，料他哥發覺了，這時我才怕了，慌了，怕的一夜沒敢睡覺，看護急救。天大大亮！不管怎樣，總算救醒貧農兄弟紅奴了。事件發生後，我在黨的分支會上檢討過（報導時只登了大意），我感到如果紅奴救不活，我要負主要責任，那時我是新畦行政村的中共支書，應當對農民負責任。在這會上紅奴已不說話了，有些人還批評，我也沒有看情況，結果沒晴氣，這是對貧僱農沒負責任。同時對紅奴的「性體」我也知道，當時看到紅奴不說話了，大家心裏沒提不同意見，就是想：你去年種的八垧多塔地，[illegible]沒吃的嗎？對你提一下意見，你個不滿意了！沒想到地主階級把土地掌握了幾十輩子，使貧僱農沒地種，沒一定勞動習慣，就會舊政府的統治，使一些人失掉勞動情緒與耕地技術。我感到紅奴就是這種人。自他大了，他家就沒地了，二十一歲當兵走了，一直在閻軍當了十二、三年，民國二十六年才回來，因受舊軍多年習染，一下成好勞動是不容易的。在[illegible]的中間也有農說的不少，我當時聽到中農說的話，思想上就站在中農方面，沒有從貧僱農方面想，故失掉了貧僱農立場，這是我犯了不可原諒的錯，我應向紅奴道歉。這是檢討我自己的過一方面。其他張交其已到他村檢討過錯去了。自然村農會委員在檢討會上也檢討到那次的會開始是貧僱農領導，收場也是貧僱農收場，中間是受到中農的影響，才出了事。

盧晨徽同志的來信

編輯同志：

十一月二十八日，看到了二十四日的報，化樹塔的貧農已去補敍實情，張金駒同志已作反省，並將該兩文一併寄給，我起草「紅奴得救」通訊時，只簡單的羅列了許多現實的外表，而對內在的實質——地主階級和舊社會的罪惡——從文章的每個情節，缺乏明確的認識和說明。當我在化樹塔前得悉紅奴服毒之後，也未曾尖銳的提出：必須追究形成這件事的領導路線及其根源的問題，這便是我在工作中的重大缺失和責任，深感給予了我以懇切的提示和指點，我[illegible]勇往直前的[illegible]自己。

[illegible]二十歲上就完全失掉土地了。二十一上他當兵，在軍閥部隊中，過了十二年的背井離鄉的生涯，他走過北京、天津、石家莊[illegible]

[illegible]花天酒地的[illegible]

了兵，十二年沒長的[illegible]月，依然是一個老總，是軍閥部隊中之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花天酒地的社會與他關係也不太大。因此，他從另方面看來，紅奴更從舊軍生活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